杭州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長洲王楙

漢人釋經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豈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此說失之王嘉曰昔楚有子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

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皁舊矣

大人尊稱

大野客叢書卷大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耶邪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機乃以幾微字爲樞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爲龔行懲遷有無爲

梯遷方命圮族爲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謂世傳魏鍾繇表云癘憤怨之衆癘非可通勉厲之意疑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書厲爲癘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仁癘義帝堯碑曰癘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礙僕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豪長碑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不及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戀輪不得行君臣流涕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犯顏謇諤造膝俛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蹇蹇匪躬魏元丕碑曰其仕州縣躬素忠謇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

尚矣

傷婦人不以其倫

漢人傷人不以其倫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郭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憲至比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社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翊夫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任姒王粲思親詩穆穆顯妣志侔姜姒動以古聖母為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東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竇憲竝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蔑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公也夫禿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竝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憂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

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
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
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鄭究碑以仲尼爲仲泥民
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
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
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
作尉寫鶴作雚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蠢寫秋作
龜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

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
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元墜昊蒼爲浩
倉豈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
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虔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
也僕考之欽道固璟之祖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
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
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

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推考者恃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邸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畠二百不爲多矣表而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疎鹵

唐書敘事疎鹵甚多如李絳救鄭絪一段唐書載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臬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考絳論事集則曰身居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梟獍亦不至此況絪頗識名節莫是同列不便造爲此謀且吉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吉甫內忌之醜亦須婉爲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採擇良家

子事傳曰絳上疏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訪閭里以賢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日延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脫有處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直須兩度三度貇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爲限觀此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沒而不載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所載爲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目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閒考之義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大一玄之二凝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

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如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
羅羅清疎王大勸恭飲恭不飲此指王忱耳忱小字
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
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選草此指王悅耳悅導長子導
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為第行也忱坦之幼子乃
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忱悅二字相似又且
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眞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
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即其

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源為阿源王處仲呼王
平子為阿平之類也阿字者有綴以姓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名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
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
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
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冕為福建使辟戎為佐冕病免復
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
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碑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

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刺湖州濬荻塘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内外如許之多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疎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卒碑與傳皆言喪於越州此爲不同

姚泓徐敬業

逸史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末歷代事如指諸掌有史氏闕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而遷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紀聞所載甚詳謂敬業撟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

爲衡山僧寘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雜
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
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
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
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塼坐於夫子殿上
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
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
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失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

自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
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清
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
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興雨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以謂詩
之有洊萋萋興雲祁祁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
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
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興
雨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

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雨祈祈在雄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興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況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子美棷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棷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適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

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聯初非用故事蓋棷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驅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棷櫚蠅拂歌曰棷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顥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許中書舍人以張洎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

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眞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淸平詞白宿醒未解援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靴之恨譖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爲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爲和蕃書幷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爲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墓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旣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掇後患惜而逐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潠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

所謂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逴連城遥聞射鵰騎懸懌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竝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警新横吹獨吟春强聽落梅花誤憶柳園人似此五轉令教坊以五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花此意亦久

長洲吳曜書
顧鈐陳環刻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長洲王楙

詩識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咎之徵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休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爲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榼賈島詩燈下南華卷祛愁當酒榼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離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琄筆趨丹陛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

儲光羲詩珥筆趨文陛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瑗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綵服紫羅囊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蠭蛾音五河反僕謂蛾古蟻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反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謂縱即蹤字漢碑率以縱為蹤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縱豹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鄭侯指縱對諸葛心化以內屬指縱對外施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文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究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生人且勿喧賤穹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璉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鮑昭詩昔如轉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罝中兔庾信詩細管纏鐘格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鮑昭詩北風驅鴈天雨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參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

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容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着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

讀如云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緑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弦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去聲不收集韻去聲伺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枇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淚粘盤

絮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商宗諒闇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

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叙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鐃歌十八曲中有朱鷺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鷺者據樂志建鼓殷所作棲鷺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鷺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聲息飾鼓以存鷺雖所說不一然鷺則鷺鷥之鷺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

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訓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碎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登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憂惠連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碎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然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强輳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憂得之自然所以爲貴

潘子眞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葢謂山濤三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葢有爲也徐羡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爲劉湛出爲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爲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皆有在

屢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屢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開魚鳥忘情地屢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徐仲雅詩鑿開青帝春風圃移下姮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千般勢涵水約破雲霞獨倚天前此葢有是意皮日休瀑布洞詩亦曰敲碎一輪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任淵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為馬設前此二字蓋嘗有為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詩用聒耳鳴事人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聽鼃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或者又引齊孔珪事以為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按周禮蜩氏掌去鼃鼆注為聒人耳其事祖此談藪以孔珪事為陸稚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翺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

太和初入爲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爲鄭州刺史五年爲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爲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詳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爲禮部郎中出爲廬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前而史不載貢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無忌之屬皆以死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基唐室之禍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

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後周宇文護欲廢閔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甄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一白鶴飛集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又神仙傳云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人或彈之鶴以爪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遨詩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混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題輿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褰驥桉褰驥是龐統事題輿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竝言兩事而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盼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竝起也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其與其事相類故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衰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益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專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臠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若谿漁隱曰

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葱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遲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漢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邇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僕觀島詩又曰聲齊雛鳥語盡卷老僧眞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海畔僧薛能詩曰

槎松配石山僧坐欒杏合春谷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藥禪僧護高窗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絶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島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乎又有時聞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長洲吳曜書
黃周賢等刻

杭州图書館

杭州图書館